

蘇聯大百科全書選譯

拜 占 庭

人 民 出 版 社

9

2

М. В. Левченко З. В. Удальцова  
Г. А. Недошивин Л. А. Мацулович

ВИЗАНТ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науч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Больш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譯自 [蘇聯大百科全書] 第二版第八卷  
[蘇聯大百科全書] 國家科學出版社出版

拜 占 庭

(蘇) 萊夫琴科、烏達利卓娃著  
涅多西文、馬左萊維奇

尹 曲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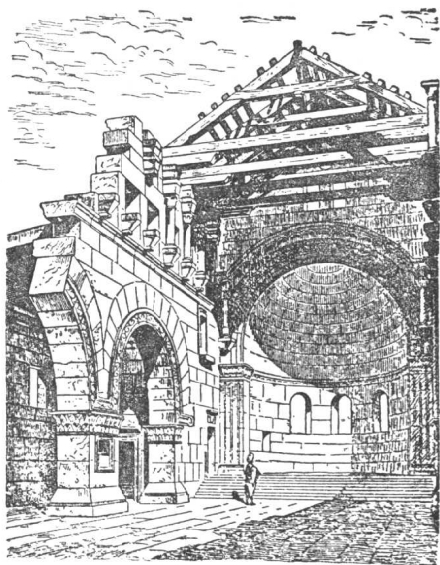
人民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01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書號：1671·787×1092 $\frac{1}{32}$ ·1 $\frac{7}{8}$ 印張·38,000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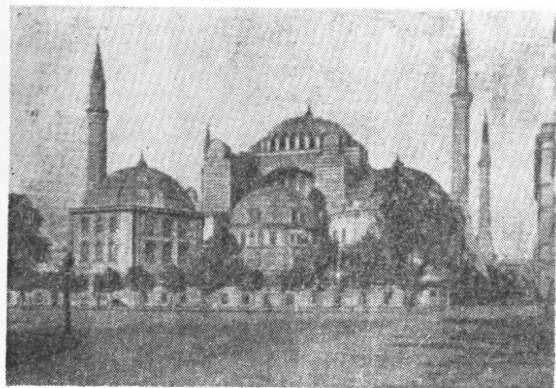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1—7,000 定價：2,7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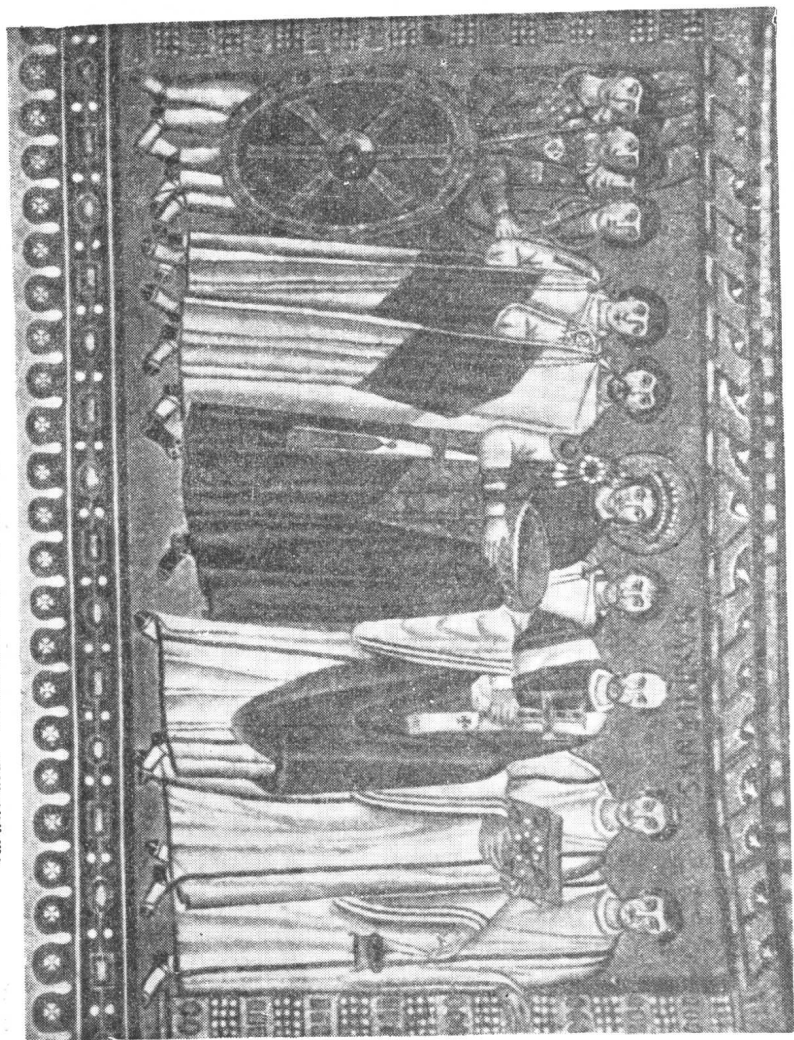
巨大的皇帝銅像。四世紀下半期，存於巴雷塔（南意大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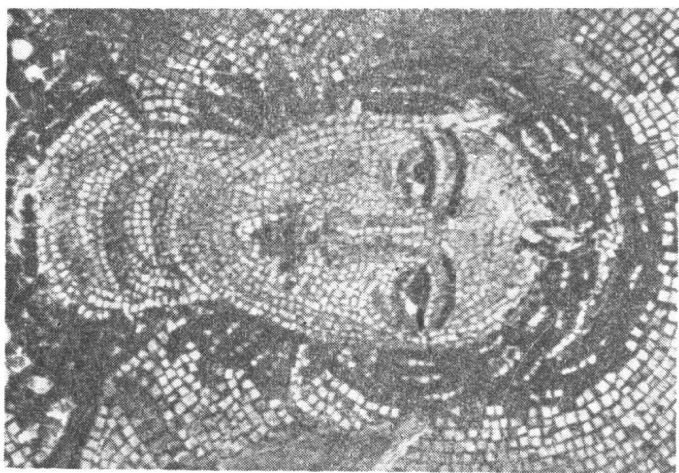
敘利亞卡里伯—魯提赫的長方形大教堂（五—六世紀）



君士坦丁堡聖索菲亞教堂（五三二—五三七年）全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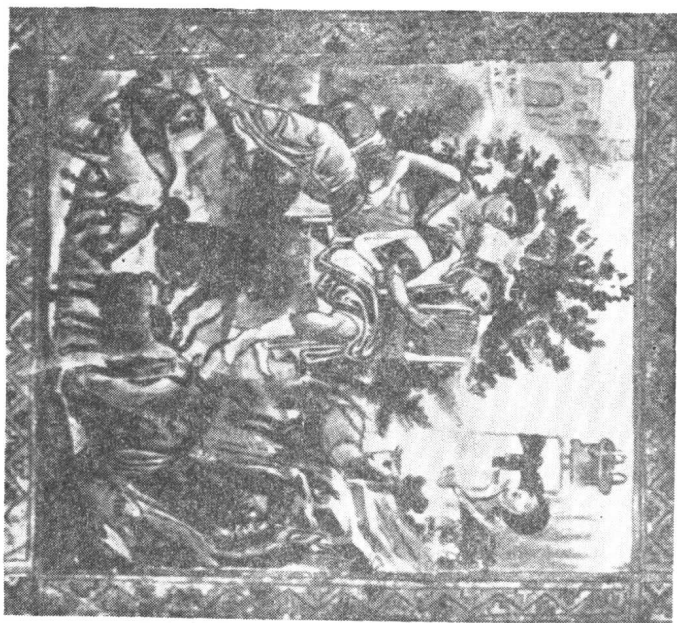


皇帝查士丁尼和他的朝臣（約五四七年，藏於拉文那的聖·維塔列教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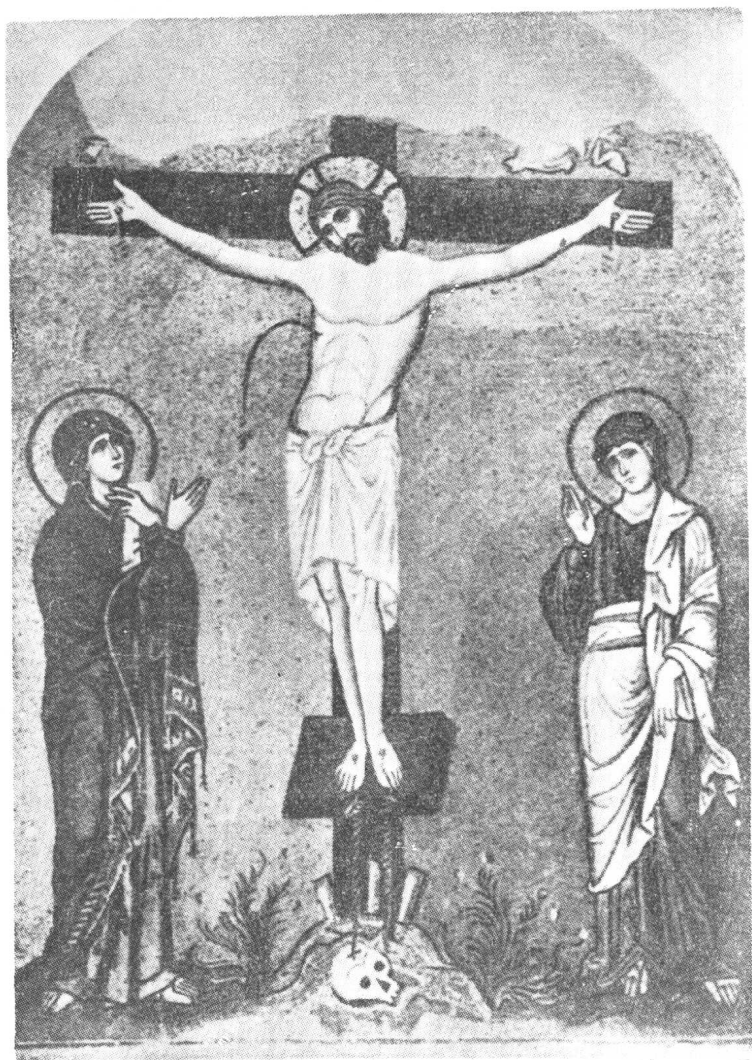
聖頭的頭部

(七世紀的鑲嵌美術，藏於尼其亞烏斯貝尼萊教堂)



演奏七弦琴的大衛

(十七世紀聖詩中的畫像，藏於巴黎國立圖書館)



受刑。十一世紀的鑲嵌美術，藏於達佛尼教堂

# 目 錄

一	歷史概要	一
二	科學	二六
三	哲學	三四
四	文學	三八
五	造型美術和建築	四五
六	音樂	五五

拜占庭，拜占庭帝國——由於羅馬帝國分裂的結果而產生於帝國東部的國家。起初（四——六世紀）拜占庭是腐朽的奴隸制國家，而後來是封建制的國家。君士坦丁堡皇帝在希臘殖民地拜占庭地方所建立的君士坦丁堡，於公元三三〇年成爲拜占庭的首都。拜占庭一直存在到一四五三年土耳其人入侵的時候。

## 一 歷史概要

十八世紀資產階級的思想家在和專制政體時期的歷史家和法律家的辯論中，把拜占庭的歷史看成爲一千年的衰亡史。十九世紀下半期，特別是在帝國主義時期，對拜占庭的看法有了改變，此時，資產階級的歷史科學掩蓋了拜占庭人民羣衆的貧困境遇和階級鬥爭，而誇大了拜占庭的富強，並把拜占庭看成爲中世紀強大「理想」的國家，羅馬帝國的繼承者。資產階級對增長着的革命運動的恐懼，迫使資產階級的科學從歷史上爲本階級走向恐怖獨裁制度的意圖找尋辯護，並提出獨裁制度是國家制度的典範。正是獨裁的統治形式，帝國的國家壓迫和殘暴的行政權力——這一切引起現代資產階級科學對拜占庭的同情。自然，這別有用心



的見解，使得資產階級的歷史家完全不可能科學地理解拜占庭的歷史。俄國資產階級的拜占庭學者瓦西烈夫斯基和烏斯貝恩斯基雖在方法上有一系列的錯誤，但對拜占庭歷史個別部分問題的解決（拜占庭和斯拉夫人，拜占庭農民史的一些問題等等）曾有過許多成就。但只有依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學說的蘇聯歷史家，才將拜占庭歷史的研究放在真正科學的基礎上。

奴隸起義和斯拉夫及其他部族的入侵東羅馬帝國（四——七世紀）公元三九五五年終於分裂為東西兩部的羅馬帝國，遭受了因奴隸經濟制度的衰落而引起的深刻的社會政治危機。奴隸和隸農起義與日耳曼人入侵相結合，使西羅馬帝國於公元五世紀滅亡。同時奴隸制的危機也籠罩了東羅馬帝國。

但奴隸制的危機在東部並未具有西部那樣尖銳的形式。這首先是因為東羅馬帝國保存了大量的自由農民（上埃及、伊蘇里亞、色雷斯和其他地區），他們往往仍過着公社生活，並受原來的酋長所治理。在東部除奴隸外，還有大量處於各種不同程度的附屬狀態的隸農。同時羅馬帝國東部各省在經濟上也比西部為雄厚；手工業和商業在此地所遭到的危機，比在意大利和西部其他地區要小得多。在小亞細亞、敘利亞、埃及仍生產優良的絲織品和麻織品、紙、玻璃、金屬器；此外，拜占庭位於從東方到西方最重要的商路上。帝國東部仍然保存着的殘餘商業及商品貨幣關係的完整性，使得像西歐那樣完全以自然經濟為基礎的閉塞的大莊園不可能形成起來。因此帝國東部大領主在其領地上的政治權力是不充分的，地方分權的勢力也

比帝國西部爲薄弱。此外，手工業和商業的保存，使東羅馬帝國政府掌握了相當多的物質財富（關稅、國家的專賣權等等）。所有這些原因，使東羅馬帝國的統治階級有可能對於奴隸制的危機實現比西部較久一些的抵抗，而且東部過渡到新的社會經濟形態不採取把舊的國家機器直接摧毀的形式。由於這個緣故，個別的奴隸制殘餘在拜占庭保存得比西部更長久。

東羅馬帝國也同西部一樣，奴隸和貧民革命運動是和所謂「蠻族」入侵同時發生的。「蠻族」入侵拜占庭領土的初期是在四至五世紀。四世紀末葉哥特人，五世紀中葉匈奴人闖入了巴爾幹半島並威脅君士坦丁堡。「蠻族」入侵會得到奴隸和隸農的支持：公元三七八年哥特人和起義的奴隸聯合，使拜占庭的軍隊戰敗於亞得里亞那堡，結果大部分的軍隊和皇帝瓦楞斯一道陣亡了。三九九至四〇一年，哥特人闖入小亞細亞，他們同樣獲得奴隸和隸農方面的支持。但是，拜占庭政府動員全力來擊退「蠻族」的侵犯。雖然如此，但拜占庭政府在五世紀仍被迫將相當多的哥特人、匈奴人、薩爾馬特人和其他部族移至麥西亞、色雷斯和伊利里克。

奴隸和隸農起義爆發在小亞細亞各部、埃及和巴爾幹。農民、隸農和逃亡的奴隸建立了隊伍，攻擊奴隸主的莊園。規模特別巨大的是在公元五至六世紀席捲色雷斯和伊利里克的斯卡馬爾派的起義。公元五〇五年斯卡馬爾派在領袖穆恩多領導下粉碎了拜占庭的一萬軍隊。人民羣衆的鬥爭常常表現爲城市居民組織——吉姆以及與此相應的各派競技黨的衝突和發動的形式。拜占庭的競技場（賽馬場）是社會生活的中心，競技黨的代表實際上是政治黨派的代表，在競技場向皇帝提出自己的要求。拜占庭主要的競技黨，特別在五至七世紀是藍黨

和綠黨。這以城市羣衆爲基礎的兩黨是受統治階級各階層的代表領導的。統治階級各階層彼此間爭奪政權的鬥爭，使得有時這一黨，有時另一黨與政府處於對抗的地位。但競技黨的要求常常轉變爲對統治階級各階層的對抗，於是黨派運動就具有人民發動反抗政府和整個統治階級的性質。

亞利阿派、聶斯托留派、一體論派等異端，在拜占庭獲得廣泛的傳佈。異端運動按其社會成分來說是複雜的：東部省份（埃及、敘利亞）的奴隸主貴族極力想從皇帝的政權下解放出來，利用了東部省份和帝國中部的宗教和種族糾紛來達到分離運動的目的，而異端在當時人民羣衆中則成爲反抗整個現存制度的形式。異端運動也經常和吉姆起義打成一片。

有一個短時期，拜占庭政府曾轉入對「蠻族」的進攻。皇帝查士丁尼（五二七——五六五年）暫時地奪回被「蠻族」佔領的西羅馬帝國領域：五三三至五三四年收復了北非，五三五至五五四年收復了意大利和西班牙東南部。拜占庭在這些地區確立統治，就意味着人民運動的被鎮壓和奴隸制的復辟。例如意大利的東哥特國王托提拉曾領導奴隸和隸農的鬥爭，他免除他們的勞役，允許他們自由地和大批地參加他的軍隊，拜占庭對東哥特的征服，便使人民羣衆運動遭受鎮壓。查士丁尼「勅令」恢復大土地佔有制，將托提拉所沒收的土地歸還羅馬貴族，命令被解放的奴隸和隸農回復他們以前的地位。

查士丁尼極力鞏固奴隸制的國家，擴大了軍隊和官僚機構。查士丁尼一系列的法律是爲了壓制此時大部分實際上已和奴隸相等的隸農。查士丁尼政府企圖控制手工業和商業，就吹

毛求疵地干預國家經濟生活的一切部門。查士丁尼並把教會的政策放在國家監督之下。查士丁尼的攻勢戰爭、他的華麗的宮庭及在君士坦丁堡（此時正興建聖索菲亞教堂）和拜占庭其他城市的雄偉建築，都要求巨大的經費。按照查士丁尼的指令，在奴隸制的羅馬法的基礎上進行民法法典的編纂。

企圖以軍隊、強大的官僚機構和有力量皇帝政權來支持陳舊的生產關係和法規的奴隸主反動政策，只引導到國家經濟生活的衰落，使人民羣衆不滿情緒加劇，而其結果必遭失敗。查士丁尼在位時期，在五三二年，君士坦丁堡爆發了大規模的人民的「尼卡」起義，政府費了極大的力氣才把這次起義鎮壓下去。

六世紀末至七世紀初，大規模的人民運動又重新展開。在埃及開始了廣大的人民運動。起義奴隸的領袖是奴隸亞扎力，人民羣衆的起義也席卷了敘利亞和巴勒士登；斯卡馬爾派的運動又重新加強起來，吉姆起義和軍隊騷動也在發生。最重大的是六〇二年的人民起義，這次起義的結果使百人隊長福卡獲得政權，並宣佈稱帝（六〇二——六一〇年）。

六至七世紀爲「蠻族」入侵的第二個時期。斯拉夫人的入侵對帝國命運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他們大量的深入拜占庭境內開始於六世紀。與西羅馬帝國成爲日耳曼部族攻擊的對象一樣，帝國東部也遭受從北方來的斯拉夫人和從東南方來的阿拉伯人的侵襲（參閱恩格斯：「自然辯證法」，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十四卷，第四四〇頁）。

六世紀末和七世紀初，斯拉夫人的入侵具有特別嚴重的性質。斯拉夫人圍攻了帝國最大

的城市，如梭魯尼（帖薩羅尼卡）和君士坦丁堡，他們並深入伯羅奔尼撒和克里特島，在七世紀末又轉到小亞細亞。在七世紀的時候，在拜占庭的領地麥西亞建立了斯拉夫保加利亞的國家。與斯拉夫人入侵同時，東部邊界的情勢也很緊張：波斯人佔領了美索不達米亞，敘利亞和東部其他省份。在皇帝希拉克略（六一〇——六四一年）暫時勝利收復東部一些地區之後，這些地區在七世紀中葉又被阿拉伯人侵佔。

**自由農民公社廣佈的時期（七世紀中葉至九世紀中葉）** 六至七世紀的人民運動和斯拉夫人的入侵對拜占庭的命運有着重大的意義。西歐資產階級的拜占庭學者否認了人民運動和斯拉夫移民的作用，不理解這個轉變時期在拜占庭歷史中的整個重要性，於是也不能够明白拜占庭以後的命運。

斯拉夫人進入拜占庭帝國，佔領了廣大的土地；在佔據的區域裏，他們減低了拜占庭農民所交納的貢賦。斯拉夫人入侵是獲得當地居民的支持的，他們把斯拉夫人看成爲從奴隸境遇和不堪忍受的拜占庭政府的貢賦壓迫下解放出來的救星。拜占庭的奴隸制性質的大地產大地減少了，而且在一些地區完全消滅了。斯拉夫部族移民到拜占庭境內，使得公社關係在拜占庭內部有廣泛的傳佈，同時使帝國個別地區保存下來的以前的公社得以鞏固。因此就改變了拜占庭農村生產關係的性質和所有制的形式：自由農民公社社員在農業中成爲直接生產的典型人物。

雖然拜占庭國家沒有被斯拉夫人入侵所毀滅，它却改變了它的機構：嚴格的中央集權管

理制度消失了，國家對地方的權力削弱了。因此在六世紀末賦稅壓迫已有某些減輕（每四年免稅一次），在七世紀末又廢止了戴克利先（二八四——三〇五年）所實行的羅馬稅制。

至八世紀初，拜占庭的領土比查士丁尼時期大大地縮小了。現在拜占庭的版圖只包括小亞細亞、巴爾幹半島東南部、西西里和意大利一些地區。留傳至今的習慣法文獻「農業法」裏指出拜占庭土地關係的轉變具有多大程度的決定作用。拜占庭的農村是農村公社。土地各地段已為農民私人所佔有；同時保存了公社所有的遺風，在公社所有制解體的基礎上形成了私有制。拜占庭的公社已經遭到了重大的分化。貧農沒有生產資料耕種自己的份地，因此將份地轉讓給較富有的地主，自己變成對分制佃農和「什一制佃農」。農民公社社員除向國家交納「法定」貢賦外（此種貢賦係國家利用公社連環保來收集的），還須担负各種勞役（建築工作、郵件傳遞、以產品供給皇帝、以住宿處供給帝國士兵等等）。自由農民最重要的義務是服兵役。此外，還有軍事移民。因此，自由農民公社社員構成拜占庭國家貢賦和武力的基礎。

除農民公社社員外，還存在着大地主（通常是宮庭貴族、軍事指揮官和寺院），他們利用貧農、半自由農民和奴隸在自己莊園耕作。這些大地主強佔公社的附屬地和個別自由農民的土地。

八世紀至九世紀上半期，以人民羣衆反抗剝削鬥爭為基礎，在拜占庭展開了有名的毀壞聖像的社會運動。許多資產階級的代表者，尤其是現代反動的西歐史學，把這個運動只看作

是宗教的運動，可是當時歷史的實際情形却提供一幅廣闊的社會運動的場面。拜占庭的教會，尤其是寺院已引起無論農民或城市（手工業的）羣衆的憎恨。農民平民異端保羅派是羣衆社會抗議最廣泛的形式之一。人民反抗教會運動的規模迫使皇帝政權參加反抗寺院的鬥爭。同時皇帝及其周圍的文武貴官也樂於削弱寺院過分增長的經濟和政治勢力和佔領龐大的寺院領地。伊蘇里亞朝的皇帝立俄三世（七一七——七四一年）和君士坦丁五世（七四一——七七五年）依靠地方貴族的支持，破壞了許多寺院並沒收其土地，他們以担負軍役爲條件把這些土地分給人使用。這便使中央權力加強起來。當寺院勢力被摧毀以後，在鬥爭過程中會提出破壞聖像口號的地方貴族，便放棄了自己的宗教主張（八四三年恢復了聖像崇拜），因爲他們需要和統治階級其餘的階層聯合以對抗加強起來的人民運動。貴族的強佔土地和賦稅的壓迫使得人民羣衆公開發動。八二一至八二三年以斯拉夫人督馬爲首的農民起義（奴隸也參加）幾乎席捲整個拜占庭。巴爾幹半島自由的斯拉夫部落也和督馬起義聯合起來。皇帝米海爾二世的政府費很大力量才鎮壓了這次強大的起義。在人民發動威脅的面前，統治階級的團結就意味着保羅派運動被殘酷的鎮壓（尤其是八七二年德弗利克城的保羅派共和國被瓦西里一世所粉碎）。移居伯羅奔尼撒的斯拉夫部落屢次起來反抗拜占庭的政府。斯拉夫人督馬起義的被鎮壓和保羅派的被粉碎——這一切都摧毀了人民羣衆的反抗，加速了公社的分解過程和大地主的奴役自由農民。

因此，九世紀初年和八世紀相反，八世紀時大量自由農民的存在使破壞聖像的皇帝（立

俄三世，君士坦丁五世）有可能進行順利的對外政策：制止阿拉伯人的進攻，完成一系列對保加利亞人的勝利遠征，而在九世紀初年，拜占庭的情形又十分嚴重起來。皇帝尼基佛勒一世（八〇二——八一一年）所招集的國民兵被保加利亞君主克魯姆所粉碎（甚至尼基佛勒一世也陣亡了），接着保加利亞的軍隊開始威脅君士坦丁堡。阿拉伯人也佔領了克里特並深入西西里和南意大利。在統治者（皇帝）瓦勒德時期阿拉伯人的進攻受到一些制止。這時拜占庭極力把保加利亞吸引到自己的勢力範圍內，基督教化（在保加利亞皇帝波里斯·米海爾時期）便是吸引它的工具。至皇帝瓦西里一世（八六七——八八六年）統治時期，拜占庭人便轉向東方進攻。但這些成就就是暫時的，不穩固的。十世紀初，拜占庭必須重新保衛自己的首都，以抵抗保加利亞皇帝西蒙的侵犯。

——封建關係的形成（九世紀中葉至十一世紀中葉） 儘管農民頑強的反抗，拜占庭的封建貴族還是能够在九至十世紀間使公社屈服於自己政權之下。封建主把公社權利，特別是農民死後無嗣的土地權攬為己有。公社的附屬地也轉到了封建主手中。隨着封建關係的擴大，奴隸制的作用越來越小，到十一世紀末，奴隸制幾乎普遍地消滅了。農民的破產，自由農民之變成附屬的農民，有破壞國家賦稅基礎的危險。

十世紀上半期，軍事移民的破產引起拜占庭的軍事失利。人民運動高漲起來。約在九三二年，小亞細亞爆發了強大的人民運動。馬其頓人瓦希里是這次起義的首領。人民起義的威脅迫使拜占庭的皇帝（列克平·羅曼一世，九一九——九四四年；皇嗣君士坦丁七世，九四



五——九五九年）採取了一些限制大地產增長的措施。首都貴族和高級官吏的這種政策，是爲了增大中央的租稅和通過高利貸的利息剝削自由農民而犧牲地方貴族的利益，因此引起一系列封建主的叛亂。九六三年小亞細亞的貴族代表福卡·尼基佛勒二世（九六三——九六九年）奪取了君士坦丁堡的政權。十世紀末，封建主的叛亂蔓延到整個國家（九七六——九七九年有斯克里勒·瓦勒德的暴動，九八七——九八九年有福卡·瓦勒德的暴動）。

在屠殺保加利亞人的皇帝瓦西里二世（九七六——一〇二五年）統治時期作了略爲制止大地產增長的最後嘗試。但在制服個別最強大的豪族代表時，瓦西里二世又尋求寺院的支持，於是促進了寺院財富的擴大。瓦西里二世死後，拜占庭政府放棄了限制大地產增長的企圖。

在九至十一世紀，封建制度開始佔統治地位，地方封建貴族的經濟勢力強大起來，因而國家政權也轉到了他們手中。

但在這個時期，拜占庭社會經濟的發展有重要的特點，這種特點使拜占庭有別於西歐所經歷的過程。在五至十世紀，西歐城市喪失了全部意義，而拜占庭的城市却繼續起着重大的經濟的和政治的作用。城市採取了超經濟的強制方法來剝削鄰近地區，向農村課稅並強迫農村按定價出售糧食和其他產品。高利貸者使經常感到需要錢的農民破產，從而佔有他們的土地。

城市手工業，尤其是絲織品的生產獲得很大的發展。在所謂「市政錄」（約紀元九〇〇年）即團體的和行會的規章裏保存有關於拜占庭手工業發展的報道。手工業是爲拜占庭的